



南柯夢記

湯顯祖 著



1237.2/2

南柯梦记

汤显祖 著

钱南扬 校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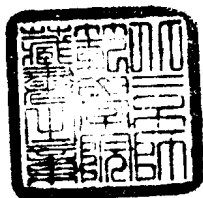


20826925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826925



封面设计：古 干

南 柯 梦 记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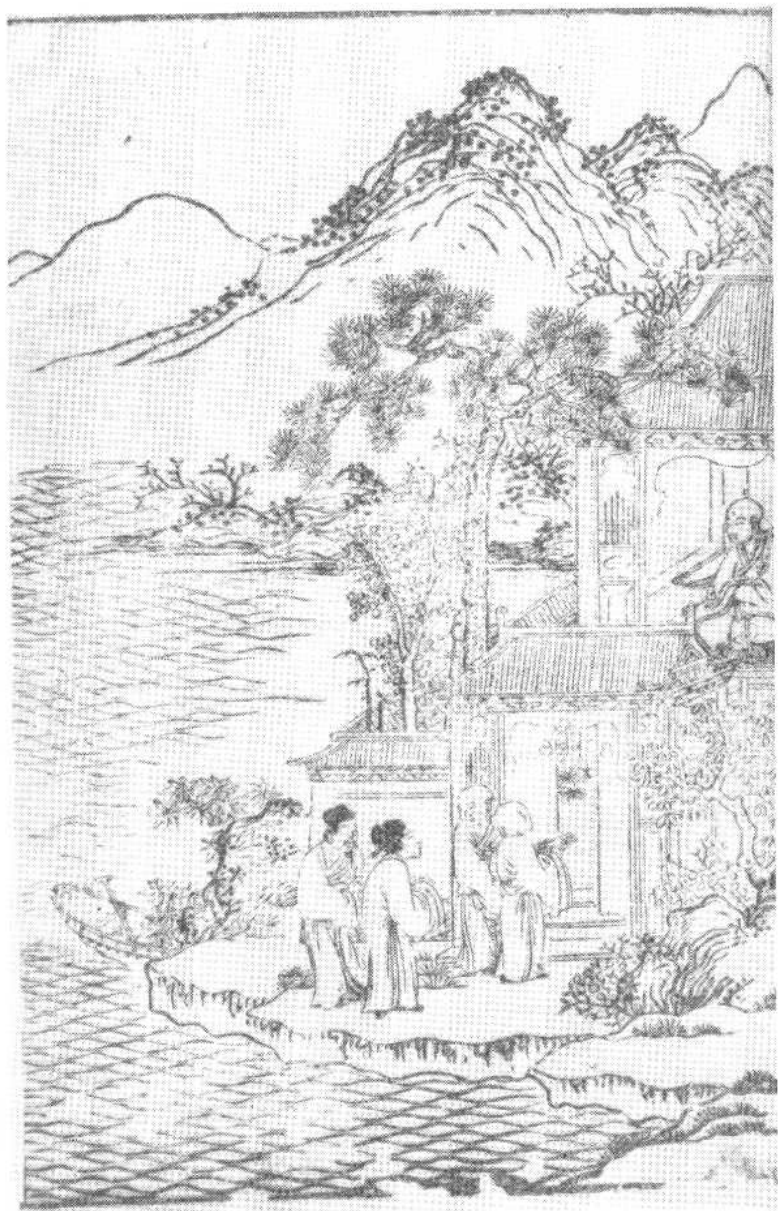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41,000 开本 880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5,000

书号 10019·3154

定价 0.71 元



明臧晋叔改本《南柯记》插图：卷上第四出《禅请》



明臧晋叔改本《南柯记》插图：卷上第十出《就徵》



明臧晋叔改本《南柯记》插图：卷下第三出《玩月》



明臧晋叔改本《南柯记》插图：卷下第二十出《寻窟》

前言

一

汤显祖，字义仍，号若士，又号海若、鹄翁，别号清远道人、玉茗堂主人，江西抚州临川人，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（一五五〇）^{〔1〕}。这时，已在朱明王朝没落时期，汤显祖的一生，正处在政治腐败，人民苦难的黑暗社会里。

他童年时，即从其乡人徐良傅、罗汝芳学习。徐、罗二人，都是嘉靖间（一五二一—一五六六）进士，都以得罪权贵罢职，又都是富有正义感的人^{〔2〕}。这对于汤显祖来说，不但在奠定他的文学基础发生了作用，于他的明辨是非、不阿权贵的优良品质的养成，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
正因他具有这种优良的品质，所以同情当时在野的清流，与东林党的领袖邹元标、顾宪成辈互通声气^{〔3〕}，而抨击执政的权奸。他在仕途上不会得意，自是意料中事。

万历五年（一五七七），汤显祖到北京会试，首相张居正久闻他的文名，要想罗致他，分付自己的儿子去和他结交，但是他坚决拒绝了。当然这一科是不会考中的。直到万历十一年（一五八三），那时张居正已死，他才考中进士。而阁臣申时行、张四维又要想把他招致门下，但他仍旧拒绝，所以只好

做南京太常博士的冷官。后来改南京詹事府主簿，迁南礼部祠祭司主事。万历十九年（一五九一），他上了一封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指斥执政，被谪为广东徐闻典史。万历二十一年（一五九三），迁浙江遂昌知县。他看不惯朝廷横征暴敛的政策，官场逢迎献媚的丑态，时常作诗讥讽，这当然会引起上司的不满。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）弃官回乡。后三年（一六〇一），被正式免职。他回到家里，造了一个小阁，取名《金柅》，以表示他不再出山的决心。《南柯记》即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年（一六〇〇）做的。死于万历四十四年（一六一六），年六十七^{〔四〕}。

他和当时的文学家袁宏道弟兄辈相往还^{〔五〕}，同情他们的文学主张，而反对前后七子模拟剽窃的复古倾向。他们主张：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面目，一人有一人的面目，不应互相因袭，因此肯定了戏剧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。

汤显祖的著述：在戏剧方面，除《南柯记》外，尚有《紫箫记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记》，都有传本；相传还有《酒色财气》四剧^{〔六〕}，未见。诗文方面，有《玉茗堂全集》，明末刻本，计诗十八卷，文十六卷，赋六卷，尺牍六卷^{〔七〕}；《红泉逸草》，万历刻本；《问棘邮草》，明刻本。至于《别本茶经》、题玉茗堂主人阅，《五侯鲭字海》、题汤海若订正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既辨其伪，明刻朱墨本董解元《西厢记》、明刻《续西厢升仙记》、《焚香记》、《南北宋传》等，亦俱题玉茗堂批评，除《董西厢》外，未必果尽出汤氏之手。

二

汤显祖受泰州学派的熏陶，对现实社会极端不满；加以天才横溢，博极群书，家藏元剧千种，一能口诵其佳处〔一〕，而抚州又为海盐腔盛行之乡〔二〕，遂乃出其才情，从事戏剧的创作。当时有人劝他讲学，他笑道：「诸公所讲者性，仆所言者情也〔三〕。」正因为他对当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冷酷无情的理学家深致不满，他们讲性，汤氏偏要言情，用来和他们反抗。而言情的工具，莫善于戏剧，所以他就采取了创作剧本的途径。

自从《牡丹亭》问世之后，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沈璟，认为不合格律，把它大加改窜，于是引起了一场争辩，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。这场争辩，一般人——包括吴江派在内——的看法，认为：汤氏工于文辞而疏于格律，沈氏精于格律而拙于文辞〔四〕。这种看法实在不大正确的，说来话长，这里不预备多谈。总之，所谓格律，就编写剧本的角度来说，首先应该知道曲调声情的哀乐，性质的粗细，节奏的缓急；以及联套时应兼用或应专用，宜叠用或弗宜叠用等等。至于曲调的句格、四声、用韵，还在其次。盖前者如有错误，便无可救药；而后者稍有出入，则不难补救。汤氏深知格律应该服务于内容，不应牺牲内容而过分强调格律。为了照顾内容，故宁在句格、四声、用韵方面稍有出入，这种见解是完全正确的。当然，任何民族形式的艺术，都有它传统的格律，戏剧也不例外。有了这些格律，使作品更鲜明的显示出民族色彩来。沈氏的重视格律，基本上是不错的。但他仅仅注意在句格、四

声、用韵方面；而且说：「宁协律而词不工，读之不成句，而讴之始协，是曲中之工巧」〔三〕。为了格律，可以不顾内容，未免过分追求形式，已经不很妥当。试再进一步加以考察，沈氏的格律知识，并不高明。在他所编的《南九宫词谱》中，舛误不少。汤氏曾对他提出批评，都能切中其病〔四〕。后来钮少雅编《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》，一一纠正其失，多至一二百条。由此看来，沈氏精于格律，实在有名无实；而汤氏又岂是真的不懂格律呢？所以说这种看法是不大正确的。

这种看法尽管不正确，但是尚律崇辞，各有所偏，确是个问题，将何所适从呢？他们却从此得出一个结论，认为编写剧本，应该文辞——包括内容——与格律二者并重。如吕天成《曲品》卷上云：

倘能守词隐先生（沈璟）之矩矱，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，岂非合之双美者乎？

这是这次争辩的收获。有许多作家，都企图向这个目标努力，一般认为成绩较佳的有吴炳、范文若。虽然没有汤显祖的天才学养，又守着沈璟不完全正确的格律，他们的作品，仍旧距离这个目标很远。如范文若的作品，还是停留在雕章琢句上，他的同派（吴江派）中人如冯梦龙，就对他很有意见。沈自晋《南词新谱·凡例续纪》云：

子犹（冯梦龙）尝语予云：「人言香令（范文若）词佳，我不耐看。传奇曲只明白条畅，说却事情出，便数，何必雕镂如是！」

吴炳甚至是非不分，为统治阶级当权派张目，编撰《绿牡丹传奇》，以讥讽在野清流复社人物〔五〕。至于「遗孽儿孙」阮大铖，文人无行，更是自郅以下了。叶堂《纳书楹曲谱》批评他的《燕子笺传奇》云：

阮圆海以尖刻为能，自谓学玉茗堂，其实全未窥见毫发。笠翁（李渔）恶札，从此滥觞矣。

直至明清之际，苏州李玉，和他的朋辈如朱佐朝、素臣昆季、张大复、毕万侯等，才真正能做到「合之双美」的地步。盖他们都是不得志于时，接近市民阶层的文人，他们的思想意识，与汤显祖相接近，故能继承他重视内容的主张；同时又精研曲律，不一味盲从沈璟。吴瞿安先生尝云：李玉作品，直可追步奉常（汤显祖）。是完全正确的。

三

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），弃官回家，是年秋，即完成了《牡丹亭》的创作。隔了两年，在二十八年夏，又完成了《南柯记》。《牡丹亭》表现了他勇往直前，充沛的战斗力量，向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；而《南柯记》却为出世思想所纠缠，意志不免有些颓唐。短短两年，转变这么大，是什么缘故呢？

别看这短短两年，其间汤显祖的思想的确起了巨大的变化，原因是：第一，政治的失败。以汤显祖刚正的气骨，进步的理想，自然为当时统治阶级所不容，到处碰壁是意料中事。既屈于下僚，不能施展抱负，只能弃官归隐。把小阁取名「金枢」，可见他归隐意志的坚决。第二，家庭的不幸。汤显祖回家不久，他的儿子西儿不幸夭亡^{〔二〕}。老年丧子，自然更使他伤心。而且他对于佛学又素有研究，欲求解脱烦恼，遂使出世思想日益滋长。在他辞官的那年冬天，他的朋友真可和尚^{〔三〕}又到临川去拜访他，直至

次年正月分手，汤显祖远送至南昌才回。真可这次之来，对汤显祖影响很大，可于他的《梦觉篇》见之。

《梦觉篇序》云：

戊戌（二十六年）岁除，达公顾我江楼。……己亥（二十七年）上元，……别予章门。予归，春中望夕，寝于内后，夜梦……忽报达公书从九江来，……记其末有「大觉」二字，又亲书「海若士」三字，起而敬志之。公旧呼予寸虚，此度呼予广虚也。

诗云：

……中观诚浅悟，大觉有深旨。……骷髅半百岁，犹自不知死，顶礼双足尊，回旋寸虚子。

由「寸虚」而「广虚」；又别号「若士」，终于皈依大觉，可见汤显祖陷溺之深了。可是在二十六年秋天，当他完成《牡丹亭》时，这种出世思想还没有抬头，转捩点，当在这年冬天，真可到临川之后。汤显祖弃官丧子，造成他消极的内因；而真可之来，则是外因；他出世思想的滋长，就一发而不可止。在这样情况之下，产生《南柯记》这样作品，原不足为奇。在《南柯记》中，如卷上第四出《禅请》，第八出《情著》，用了许多佛典，犹可说不是本书的主要部分。至卷下第二十一出《转情》，第二十二出《情尽》，淳于生大发愿心，要普度众生生天，乃至敌我不分，专事侵略的檀萝国，也在超度之列；最后更正面提出：人生似梦，一切皆空。这种消极的出世思想，照现在看来，无可讳言是有害的，我们必须把它扬弃。

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，认为《南柯记》一无足取。汤显祖的老年思想是复杂的，有他的消极一面，也有他的积极一面。他虽退出了政治舞台，弃官归隐，但他进步的政治理想，没有得到施展；以及

在官场中十年磨炼，他所熟悉的统治阶级的丑恶，耿耿于心，并没有一日忘记。反映在《南柯记》中，如卷下第二十四出《风谣》，极力描写南柯政治的开明，试看南柯百姓的舆论：

〔孝白歌〕（众扮父老捧香上）征徭薄，米谷多，官民易亲风景和。老的醉颜酡，后生们鼓腹歌……

〔前腔〕（众扮秀才捧香上）行乡约，制雅歌，家尊五伦人四科。因他俺切磋，他将俺琢磨……

〔前腔〕（扮村妇女捧香上）多风化，无暴苛，俺婚姻以时歌《伐柯》。家家老小和，家家男女多……

〔前腔〕（扮商人捧香上）平税课，不起科，商人离家来安乐窝。关津任你过，昼夜总无他……

这种富庶和平的生活，表现了汤显祖的政治理想。卷下第三出《玩月》，周弁、田子华唱《绕池游》云：「人间怎么？地下为参佐。」就是说：人间是怎样一个世界？有周、田这样人才而不能用，却在蚁国做参佐，把南柯治理得很好。把空想社会与现实世界对照起来，南柯政治的开明，就在讥讽现实社会的黑暗。固然，这种空想社会，仍未能超越儒家思想的范围，含有如「家尊五伦人四科」、「婚姻以时歌《伐柯》」这类的封建糟粕。这是时代局限，固不能要求中世纪的汤显祖具有现代人的思想。

对于统治阶级丑恶面目的揭露，在汤显祖的剧中，是始终一贯的。如《紫钗记》中卢太尉的专横，《牡丹亭》中杜宝的刚愎，《邯郸记》中宇文融的好险，以及本书中段功的嫉妒。不但没有因为年老而消极，而且姜桂之性，老而愈辣，毫无顾忌。所以在蚁国中，上至国王、宰相，下至录事、令史，简直没有一个可以肯定的。国王是昏庸的，仿佛嘉靖、万历一流。如卷上第三出《树国》云：「便是檀萝无警，足知你槐棘有人。」但事隔不久，檀萝即侵扰南柯（见第十五出《待猎》），可见他信任权臣，麻痹大意。他又是

非不明，听信谗言，淳于生竟被排挤而遣返（见卷下第十七出《象遗》至十九出《遣生》）。而右相段功的形象，尤为突出。汤显祖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谓「张居正刚而有欲」，「（申）时行柔而有欲」，段功虽不至于象严嵩，至少是张、申的写照。他们都是骄傲自负，妒贤嫉能，极端自私自利——有欲。卷下第十四出《还朝》，段功唱《绕池游》云：「多人何用？一个为梁栋。」他自以为槐安建国，都是他一人的功劳，不愿意有盖过他的人。所以他始终反对淳于生任南柯太守，说道：「则怕此君权盛之后，于国反为不便。」（见卷上第十七出《议守》）「驸马王亲，在郡二十余年，威权太盛。常愁他根深不寡，尾难难摇。」（见卷下第十出《朝议》）简直疑心淳于生要篡位。可是淳于生凭借了裙带的力量，偏做了南柯太守。又因他一来获得国王、国母的信任，不受右相的掣肘；二来有周弁、田子华的辅佐；三来他本人能谨慎将事，戒酒不饮（见卷下第六出《雨阵》）；偏又把南柯治理得很好。这些，都使段功与淳于生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化，段功日夜在盼望淳于生的失败。果然，蜚江陷落，公主夭亡，于是段功幸灾乐祸的说道：「偶值公主困围，蜚江失事，得他威名稍损，此亦不幸中之幸也。」（见《朝议》）「久任南柯，威名颇盛，下官每有树大根摇之虑。且喜公主亡化，钦取回朝。」（见《象遗》）试问：以蜚江陷落为幸事，公主夭亡为可喜，是何居心？不意淳于生回朝，升任了左相，位在段功之上。段功自然很不高兴，终于假借玄象，把他挤下台才罢。至于录事、令史之流，对上逢迎，对下剥削，更其小也者，也不必说了。

但是在《南柯记》中，这些可以肯定的积极因素，和消极的出世思想缠绕在一起，尤其是最后一出提出了「一切皆空」的结论，便弄得没有阶级，没有斗争，没有敌我，没有是非，把这些积极因素也自己给

否定了。我们须彻底清除它的消极一面，才能认识它的积极一面。

四

《南柯记》流传的本子，现在所知道的，有下列各种：

明万历金陵唐振吾刻本《南柯梦记》

长乐郑氏藏万历刻本《南柯梦》

崇祯独深居本《南柯梦》

汲古阁本《南柯记定本》 又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南柯记》

清初竹林堂本《南柯梦记》

清末贵池刘氏《暖红室汇刻传奇》本《南柯记》据独深居本重刻

又《重编暖红室汇刻传剧》本

《南柯记》据明柳浪馆本重刻

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》本《南柯梦》据长乐郑氏本影印

万历臧晋叔改订本《南柯记》

清乾隆叶氏《纳书楹四梦全谱》本《南柯记》（有曲无白）

清坊刻巾箱本《南柯记》（颇多改动）

本书以长乐郑氏藏本为底本，校以独深居本、汲古阁本（指定本，非《六十种曲》本）、竹林堂本、暖红

室本（指重刻独深居本，非柳浪馆本，重刻独深居本与原本颇有出入，盖重刻时加过工的），四本相同，则称各本；叶氏《四梦全谱》本，简称《叶谱》；柳浪馆本未见，本书间或引及，即据暖红室重刻本，为了避免与重刻独深居本之称暖红室本相混淆，故迳称柳浪馆本。

凡校勘以有助于文字的了解，或有参考价值者为限，不作逐字逐句的全面校勘。

本书曲文断句，辞义与格调并重。

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书中文辞、典故含义为主，不作烦琐的考据或引证。凡语辞之见于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者，仅释辞义，注明见该书某卷，不再举例，以省篇幅。

本书故事，出于唐李公佐《南柯太守传》，附录卷末，以便观览。

原书插图十幅。今改用臧晋叔改订本之插图四幅，聊供欣赏。

编者学识浅陋，见闻不广，其中错误不妥之处一定很多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钱南扬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

〔一〕《玉茗堂诗集》卷三《送汪仲蔚备兵入闽》：「肃帝金天精，庚戌秋八月，七日子生辰，再七我如达。」又，卷十

六《哭丁元礼十二绝序》：「右武兄同予生庚之戌，举庚之午。」可见他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庚戌。

〔二〕《玉茗堂诗集》卷十三《负负吟序》：「予年十三，学古文词于司谏徐公良傅。」又，文集卷十《秀才说》：「十三岁时，从明德罗先生游。」案：徐良傅，字子弼，东乡人。嘉靖十七年（一五三八）进士，授武进令，擢吏